

《西方要決釋疑通規》

大慈恩寺沙門窺基 撰

仰惟釋迦啟運，弘益有緣；教闡隨方，並沾法潤。親逢聖化，道悟三乘；福薄因疏，勸歸淨土。作斯業者，專念彌陀，一切善根回生彼國。彌陀本願，誓度娑婆。上盡現生一形，下至臨終十念，俱能決定，皆得往生。當今學者，特懷疑慮，為諸經論，文有相違，若不會通，疑端莫絕。略陳十四種釋湍流，博識通才，幸尋取悟耳。

第一、《金剛般若經》云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疑曰：《般若經》說色聲求佛，判為邪道。《彌陀》、《觀經》等，乃教觀佛身相，又念佛名也。既求佛不離色聲，如何不入邪道？若歸正路，淨土是可依憑。《經》判為邪，縱作恐歸魔境，二途莫決，皂白請分。通曰：大師說教，義有多門，各稱時機，等無差異。《般若經》說自是一門，《彌陀》等經復為一理。何者？一切諸佛並有三身，法佛無形，體非聲色，若以色聲相取，此即為邪。良為二乘及小菩薩，聞說三身不異，即謂同有色聲，但見化身色相，遂執法身亦爾，乃以化身之相求見。法身妙理精微，相聲永絕，既以色聲求睹，故說為邪。《彌陀經》等，勸念佛名觀相求生淨土者，但以凡夫障重，法身幽微，法體難緣，且教念佛，觀形禮贊，障斷福生，願行相資，求生淨土，擬逢化佛，以作不退良緣。所以上代通人，咸依此教，觀形念號，求見化身，冀命終時，親來接引，遂感彌陀化主降念相迎，報盡乘華，即生彼國。初心後境，理契無違；念號觀形，並非邪道。豈得獨懷一執，不悟聖心，異說紛紜，令他致惑？尋斯要決，皂白足分；猶預既無，歸心妙業。勿生亂想，反墮三途，眾苦迫傷，悔之何及。

第二，《佛藏經》云：若有比丘，見有佛法僧戒可取者，是魔眷屬，非我弟子，我非彼師，非我攝受。疑曰：《佛藏經》說心外見佛皆說是魔，佛非彼師，說彼非佛弟子。如淨土教，專遣念佛名，觀佛相好，求生佛國者，即非佛弟子，佛非彼師，云何得佛護念，往生淨國？仰尋二教，無不佛言，兩說既殊，若為取判？通曰：教跡萬差，同歸一實；隨根差立，義別言詮。審察兩

《經》，文乖理一。何者？佛法僧戒，有三種不同：一者真諦，二者別相，三者住持。真如體淨，二障斯亡，本覺圓明，即為真佛。守性不改，勝智軌成，大士同緣，萬行斯著，即為真法也。冥符理會，乖諍絕言，此真僧也。性潔澄嚴，體淨無垢，即為真戒也。據斯勝義，故說真諦。《涅槃經》云：若能觀三寶，常住同真諦，此即是諸佛，最上之誓願。即其義也。言別相者，佛有三身，即法、報、化也。法有四種，即理、教、行、果也。僧有二種，即有為、無為也。戒者，即在家、出家修道行者，止作二持一切戒品也。但修別相，為證真諦。起行之徒，只知別相便為究竟，不悟真原。學戒之流，並為助道。佛之名相，應現非真，用接少凡，權為憩室。下愚不了，預執為真，所以佛訶，稱魔眷屬。佛之真子，要達二空，遠契如如，方期本願。端居名相，不悟真空，卻入魔鄉，遠佛違法。陰魔將越，必因常住法身。煩惱障除，要賴虛空等定。出天魔界，還由慈力等持。冀殄死魔，功據神足之定。仰瞻四方，非大聖之莫能；伏察四魔，豈下流之有效。若不棲神至道，絕愛網之無由；係想歸真，隔生途之亂軌。所以佛教凡流，且學亂固；若想西方，且求不退，得生化土，見佛化身，化主提攜，得無生忍，平等法界，了達分明。藉此神功，壞諸魔網，近超三界，遠證菩提。若不如斯，還沉惡趣，長時受苦，解脫未期。詳此二因，差無違諍，勿隨一見，浪執生疑。順此要門，乃為想土，仍壞住此，牢絕輪回。驗此隨行淺深，觀因自分殊益。詳因念理，契本何差。

第三，《無量壽經》云：此界一日一夜修道，勝餘佛土百年。《維摩經》云：娑婆國土，有十事善法，諸餘佛土之所無有，謂以佈施攝貧窮等。疑曰：准此《經》說娑婆修道乃勝余方，何勞專念彌陀願生極樂？捨勝求劣，業行難成。取捨二途，幸詳曲委。通曰：善逝弘規，靡不存益；各隨一趣，理不相違。何者？修行之機，凡有兩位。未登不退，難居穢土，欲修自行，多有退緣。違順觸情，便生憂喜；愛憎競發，惡業復興；無法自安，還沉惡趣。若也修因萬劫，法忍已成，穢土堪居，方能益物。既成自行，已免輪回，十事利他，諸方不及。為餘佛土，依報精華，眾具莫虧，所須隨念，既無乏少，施欲何人。自餘九事，准斯可委。所以自知不退，住此無防，廣業益他，勝諸佛國。當今學者，去聖時遙，三毒熾然，未能自在。若生淨土，托彼勝緣，藉佛加威，

方得不退。是故要生彼國，成自利因。據此而言，差無違諍。

第四，《彌勒問經》云：念佛者，非凡愚念，不雜結使念，得生彌陀佛國。疑曰：准此《經》說，夫念佛者，非是凡愚，不雜結使，方成淨業。今修行者，聖位未登，結使不除，如何得往？汝今念佛，功不枉施，疑網稍淹，請垂剖折。通曰：教闡隨機，密旨難悟；色絲之妙，達者須臾。所以取捨不明，浪生疑執。何者？佛教淨業，都是凡夫，因果深信，豈得愚也。今解凡愚，應作四句：一，凡而不愚，謂從善趣乃至十信終心，無得相似唯識智，故謂之凡；但於諦道緣生深懷仰信，運心取捨，損益能知，此即不愚也。二者，愚而不凡者，十解以上菩薩，于真如境未能證見，故說為愚；得相似無漏智，皆比知二無我，不隨生死凡流，亦得義說非凡也。又解，初地以上菩薩，于勝進分無明障故，約此稱愚；由得聖法，故非凡也。三者，亦凡亦愚，即善趣以前，一切眾生未順聖理，曰之為凡；不了因果，復說為愚也。四者，非凡非愚，所謂如來，聖智滿足，二障都盡，故非凡愚也。所言凡者，泛也，准治人德，損益莫分，泛爾受生，等同凡類。去來善惡，輕重不知，此為愚也。今欲往生淨土，作業之人，知此娑婆苦切充滿，特生厭背不可久居，聞說西方勝樂無極，專誠注想，誓往無疑，既能永滅苦流，長辭染界，即非薄淺。泛爾隨生，但能念佛求往彼方，道悟無生，當來作佛，意專廣度法界眾生，能運此心，定生妙剎，有斯勝解，故非愚也。

言不雜結使者，使謂十使，結謂九結。念佛之心，即第六識心王正起。欲作惡事，結使煩惱，容可得生。正念佛時，與遍行別境及善十一所，不動諸結，無因起故，心緣異境，結使爰生。注想佛時，結使眠伏，故言不雜結使念也。願求生淨土者，即不應言雜。良由結使未斷，容可雜生。若已滅除，不得雜起。則由未斷，時有現行。念佛淨心，性乖結使。心正念佛，諸結不行。有間斷時，無防即起。非說滅盡，言不雜也。聖人惑盡，此界足安，不勞念佛，求生彼土。

第五，《最勝妙定經》云：有人造種種寺塔，其數無邊，不如於暫時間端心靜慮。又如諸部大乘經中說無生之理，遣人修道學慧。疑曰：准依此教，佛贊無生，業行之中特為尊勝。《彌陀經》等勸往西方，厭患娑婆，願生淨土，生為患主，生盡患除，

舍生求生，患因漸廣，何不作無生行，以悟法身？念佛色形，生因不了，設生彼國，與此何殊？但觀無生，去佛不遠，心即是佛，何假別求？此業既專，幸示深趣。通曰：行緣教起，並為利生；教說不同，良由器別。何者？泛論根器，略有二意：一者業深，二者行淺。業深之侶，可學無生；行淺之流，要生淨土。夫論作業，凡有二條：一者倒還，二者出離。言倒還者，雖學佛法，但為名聞，不懼當來生死懸險，貪求勝解，轉執人我，自是非他，不受三業，語宣無相，著想熾然，設學無生，將為伎藝，見他念佛，即橫瞋嫌，致使行人心懷退沒，口宣妙藥，畏不能服，反吃諸餘動病毒藥，是心為業，心乃浪遊，心既不諦，未能看守，自雲我解，勘檢全無，不覺命絕，卻沉生死，逡巡受苦，解脫未期，此為倒還也。言出離者，復有二門：一者無生，二者有相。言無生者，謂將恬靜了別外緣，有無二相，善知取捨，制心任運，不住二邊，口說心行，隨事勘檢，若違若順，心得均平。且如炭火吞食，口餐吞食，暢悅無歎，吃火食炭，不殊吞食，諸違順境，並得如斯，堪任娑婆，久居不退，回茲穢國，翻作淨方，功力既然，即成出離也。言有相者，垢緣障重，無相難成，若在此方，諸苦彌積，將心內靜，散境外牽，心逐境移，無生叵悟，心緣一佛，想念彌陀，惡業不為，求生淨土，見他別業贊善顯揚，聞說他非不生輕毀，繫心一處，遠想西方，三業相扶，定生彼國，亦成出離也。幸各以根驗教，契者當行，自委業深，位居不退，未勞取相願生西方；行淺之徒，未免流浪，無生要證，始得出纏。口誦無生，作者非一；據其證者，百無一人。欲得無生，要由勝境，所以求無生見佛，用作證緣，久住閻浮，常逢善友，雖聞正法，說者是凡，日夜恒聞，未證理故。《維摩經》云：終日說法，不能令人證滅修道，即是戲論，非求法也。設使來生，遇善友，起今因，還為戲論。不如求生淨土，且絕輪回，登入寶林，一聞正語，塵沙法忍，應念圓明。詳此兩緣，勿煩猶豫也。

第六，《涅槃經》云：阿難厄魔，文殊往救。《大品經》云：魔王變作佛等，人不能知。《優婆塞多經》云：魔變作佛，尊者頂禮。疑曰：阿難果證預流，尚被魔嬈。佛令文殊往救，然得本心。又魔能化佛身，為人說法，淺行菩薩皆不覺知。尊者麴多，道窮無學，見魔變作佛，不免歸依。今欲想彌陀，臨終見佛，此皆魔境，豈可依憑？所見若真，特為要藥。如逢魔像，虛入邪決，

疑積未除，定希會說。通曰：大覺權形，神像挺拔；魔雖矯亂，其像懸殊。累劫勤修，勝因圓著，果成萬德，相好超奇，豈有弊魔，輒能倫擬。何者？如來體嚴紫磨，相具炳然，皎若明珠，光逾萬日。魔王設變，眾相不成，事等劣夫，方乎貴宰。阿難權居小聖，跡示預流，據其實行，久登初地，慮佛滅後，修行之徒，魔壞淨心，無方制伏，所以示拘魔網，請佛加威，神咒既宣，則為起教，廣流遐代，學者摧魔，非謂聖人凡厄魔網也。《大品經》云：魔變作佛，迷惑下凡，淺行菩薩，不能了者，當說《大品》，未辨權起。涅槃會中，因請為說，迦葉請言：佛說波旬說，云何分別知？佛告迦葉：譬如偷狗，夜入人室，其家婢使，若覺知已，尋即退去。行者亦爾，已入佛家，護甘膳，不念魔雜。佛之靈狀，殊異端嚴。魔來濫正，應善分別。眉間毫相，右繞槃旋，外實裡虛，白光流散，其光映潔，淨如琉璃，面貌圓明，猶如聚日，頂髻高顯，其發紺青，一發一蠱，右旋婉轉。睹茲勝相，並佛真形，若異此門，並為魔也。言優婆耨多不識魔者，尊者耨多，生居佛後，以次傳法，為第五師，說法度人，其數極眾。魔王妬弊，法會兩華，嬈動眾心，不能領悟，又當更惑，施以寶冠。聖者垂哀，潛而見受，因語魔曰：我承佛教，識義知恩。聖者云：汝既施寶冠，我有寶瓔相謝。乃取人蛇狗三種死屍，變作寶瓔，繫魔頸下。波旬慶曰：耨多聖者，神力難名，化導群機，果集聖侶。我之魔眾，輾轉希諫。今既受我寶冠，又以寶瓔酬我，耨多既落魔網，惡趣轉增，我之軍眾，不復損減。身心踴躍，輒即還宮。至四天王天，耨多遂攝神力，寶瓔珠王還作死屍，臭爛青膀，膿血交落。波旬憂惱，控去無所，遍及諸天，欲請除棄。諸天各報言：非我力能，此是釋迦如來弟子，優婆耨多，為汝無知，橫加嬈亂，暫以此事，挫汝身心。可速歸依，得免斯厄。波旬來下，至聖者前，五體虔誠，悲哀懺謝。耨多尊者，潛而為除，謂彼魔言：我生居佛後，不見如來，汝可為我變作佛形瞻相。魔入村林，變身似佛。耨多見以，敷座頂禮。魔乃驚懼，向耨多言：弟子凡愚，不違尊教。雖變作佛，仍處庸流。聖者和南，滅無量福。尊者答：我近禮佛像，遠敬大師。汝弊魔，非我所敬，汝今莫懼，妄畏福消。於是魔王深生慶悅，捨諸雜行，歸佛法僧，頂禮優婆耨多足，還宮不現。豈得疑言不識魔也？又如眾多貴宰力助一夫，兇惡之人莫能侵嬈，修業者亦復如斯，修念至誠，決定生彼，十方諸佛，咸助威靈，報盡之期，魔不能亂。彌陀化眾，皆闡慈光，接引魂

情，令昇妙樂。勿懼魔嬈，不習良因。

第七，西方淨土、彌勒天宮，共相比校，以彰優劣。疑曰：彌陀淨土，去此懸遙；彌勒天宮，現居欲界。何不願生兜率，乃趣西方？舍易求難，豈非迂滯？通曰：比校兩緣，凡有多種，略陳十異，同釋眾疑。一命有長短，二處居內外，三境分穢淨，四身報兩殊，五種現差別，六進退修異，七界非界別，八好醜形乖，九舍生不同，十經勸多少。一命有長短者，兜率壽命只四千年，西方壽命一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。二處居內外者，兜率天宮，慧業若多即生內處，親侍彌勒；慧少福多，即生外處，不見慈尊。淨土之中，一無內外，報雖優劣，俱是聖賢。三境分穢淨者，若生兜率內院，見彌勒尊聖會之境，能發淨緣；外院香華樓臺音樂，皆生染想。西方樹鳥水網樂音，觸對六根，無非長道。四身報兩殊者，天中正報，男女兩殊，更相染著，障諸道業。西方生者，皆是丈夫，于自他身清潔無染。五種現差分者，若生天上，種、現之惑俱行。但生西方，唯種永無現惑。六進退修異者，若生天上，多有男女，慧力輕微，多不免退。往生極樂，慧力增強，既絕欲行，唯轉進修。七界非界別者，上生兜率，未離欲界，火災若起不免焚燒。如生西方，永辭三界，水火風等並不能害，由彼國中有形質故非無色界，依地居故不染色境故非色界，無淫及段食故非欲界。八好醜形乖者，生在天中，男女不同，好醜殊異。若生淨刹，紫磨金身，一類瑩嚴，具丈夫相。九捨生不同者，捨命生天，無人接引。若生淨國，聖眾來迎。十經勸多少者，勸生兜率，唯有《上生經》文，不至殷勤，粗令作業。勸生淨土，經論極多，大聖殷勤，專誠使往。又問：西方淨土，處勝時安，一切下流，如何並往？答曰：彼方精微，欲往實難；佛力加持，去之甚易。

第八，《無量壽經》云：生彼國者，住正定聚。《彌陀經》云：極樂國土，眾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疑曰：泛論不退之位，要說萬劫修功，如何念佛一生，下至臨終十念，並蒙彌陀接引，生彼得不退？論功行有差別，若為符契？通曰：不退正定，名異義同。修行之人，凡有兩種：一居穢土，二處淨方。穢土修因，要資萬劫。淨方起行，自有多途。今明不退，有其四種：《十住毗婆娑論》云：一位不退，即修因萬劫，意言唯識觀成，不復退墮

惡律儀行，流轉生死。二者行不退，已得初地真唯識觀，舍二乘心，於利他行得不退也。三者念不退，入八地以去，真得任運無功用智，於定散中得自在故，無念退也。四處不退者，雖無文證，約理以成。何者？如《婆娑論》說：退根羅漢，欲界人中得果，遇五緣退具，恐失聖果，起修道惑，謂：遠行，多病，樂誦經典，樂和諍訟，樂營僧事。若天中得果，不逢退具，即得不退，入般無餘。行者亦爾，前三不退，未得人中，若在娑婆流浪生死，是其常處，由此染界，遇五退緣：一者，短命多病。二者，大惡緣伴，俎壞淨心。三者，外道雜善，亂真正行。四者，六塵境界，撓動淨心。五者，不常見佛，竭逢聖化。若常住此，遭五退緣。但生淨土，逢五勝事：一者長命無病，二者勝侶提攜，三者純正無邪，四者唯淨無染，五者恒事聖尊。由此五緣，故得不退。據其行位，未可輒齊，地勝緣強，更無退具也。譬如惡人，常行不善，遇逢勝友，哀憫提獎，絕惡交遊，恒隨良伴，至於一代無起過緣也。

第九，《彌陀經》云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。疑曰：淨土往生要須大善，具行諸業方可往生，但空念佛，如何生彼？通曰：夫論善根多少，只約念佛以明。過去無宿善緣，今生不聞佛號；但今得聞淨土，專心念佛，即是過去善因。想念西方，方能決至，此為大善根也。雖聞彌陀淨土，發意願生，進退未恒，心不決定，判為少善，不生淨土也。又疑曰：據其念佛，只念佛名，設使心專，未為大善。縱稱佛號，那得往生？答曰：今明念佛，此辯總修，良為群機受益不等。諸佛願行，成此果名，但能念號，具包眾德，故成大善，不廢往生。故《維摩經》云：佛初三號，佛若廣說，阿難經劫不能領受。《成實論》釋佛之號，前之九號皆從別義，總前九號名義功德為佛世尊，說初三號歷劫難周，阿難領悟莫能具悉，更加六號以制佛名。勝德既圓，念其大善也。

第十，《彌陀經》又云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念佛生彼，聲聞之眾數無量無邊。《淨土論》云：大乘善根界，等無譏嫌名，女人及根缺，二乘種不生。疑曰：如《淨土論》女人根缺、小聖不生，《彌陀經》皆說生彼，二俱聖教，何以各殊？通曰：勘尋經論，各順一緣；審而察之，並無差殊。言女人生者，志性妙決，

深厭女身，專念佛名，求生淨土，娑婆報盡，轉作丈夫，處妙華台，即生淨國也。言報缺者，有五種：一生，二捷，三半月，四妒，五二形。如此根缺，志性無恒；但能發心，決意勇猛，舍殘缺根，感具根身，即生彼國也。二乘者，一謂愚法，證人空理，已得小果，不達法空，故雲愚法，唯求自益，不能利他，不可得生淨土。二謂不愚法，雖得羅漢，不住小果，隨諸菩薩起大乘心，願生佛前，發利他行，故生彼國也。又《觀經》云：中生之人，至彼方證小果。疑曰：《淨土論》云二乘種不生，何因生彼然得小果？答曰：此人先有小乘種子，遇善知識，發大乘心，即因前小習，悟四非常，發起宿因，即證小果。大乘善友，力所攜獎，不住小乘，還興大念，故非小乘也。根雖是女，能求菩提，深信自他佛性平等，即弘大願，誓當成佛，廣度眾生，念捨女身，即生淨土，臨當報盡，化佛來迎，成大丈夫，入蓮華座，即生彼國，佛令安神。經約此門，故云皆往；論據不能若此，故說不生也。小乘之人要生大志，乘此為業，即得往生，從彼舊名，號聲聞也。疑曰：小乘之因判作譏嫌，何因彼方必稱斯號？答曰：聲聞愚法，自利過深，不能益他，謂譏嫌耳。雖存古號，即大聲聞，益物既弘，乃為良稱。故《法華經》云：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令一切聞。西方亦爾，雖有小乘並真聲聞，故無譏嫌等過也。

第十一，會釋三階行者，五種小疑。第一疑曰：眾生流浪，苦事悉經，推究此因，皆由起邪三毒。今者專心念佛，願往西方，邪毒轉增，豈非倒見。何者？娑婆濁界，理合常居，特生厭捨，即邪瞋矣。西方淨土，聖者堪遊，不揆下凡，發願生彼，即邪貪也。所以然者，皆為無明，即邪癡障也。此之三毒，內積心田，設令念佛，感神鬼魔，如何得往淨土受生？通曰：教旨殊倫，僉怖益物；善知取捨，各隨機緣。何者？若也道悟無生，理可娑婆久住；未登不退，穢土難居。若契無生，極樂與娑婆不二，未假厭茲雜界，別仰淨方。位處輪回，要須生彼。穢土大士所居，理解恒游莫隔；下凡未成勝觀，暫止還長苦流。所以捨染土不長邪嗔，樂西方邪貪不起，同時分別慧所相應。內積三善根，外招眾聖助，此方後報謝，妙剎淨華迎，勿懼神鬼魔，不勤修正業。第二疑曰：業道如秤，善惡必酬。感生已來，造惡非一，如何不受，直往西方？設欲往生，豈不為障？通曰：夫造業者，苦樂之報定生。既同凡愚，久積罪因，非謬不委，感今人報，惡業為斷

不耶？若言已斷，今即無惡可除；如其未滅，受生因何不障？三階行者，憫然而言，受此生時，諸惡未斷，由人業勝，惡不能遮，善報既終，苦果當受也。更應示云：惡雖未斷，人業勝故，不廢招生，淨業轉強，焉能起礙。何者？三歸五戒，有漏善因，倒想所牽，入母胎藏。此之劣行，惡所不遮，故得人身，罪已無力。無始正行，及今發心，誓盡苦原，當來作佛，精勤克念，願生西方。報盡之期，慈悲善友，哀矜護念，使住正心，聖眾現前，特生渴仰，乘茲勝因，往彼豈難。勿得懷疑，不修淨業。

第三疑曰：准今修行，學普為宗；別念彌陀，乃成曲見，翻為障道，不免輪回，何不捨別行，以隨修其普？通曰：仰尋普行，為益極深。大智通賢，方能措意；力微智淺，難以輒行。大聖隨機，遣修別行，稱根性故，於理無傷，假別為因，修成普業。

第四疑曰：夫欲修道，先識苦因。尋苦之原，皆由惡業。起惡之境，在此娑婆，不逢眾聖，性相之理，造諸惡業，數量無邊。一切眾生，凡有二種：一者實報，二者應形。言實報者，體唯佛性，相即普親，由迷體故妄生貪恚，如來藏上橫起癡心，約相雖殊，普親無別，隔生不識，妄起愛憎，恒于佛性父母，緣行殺盜淫等。三乘聖眾，潛念眾生，應體同凡，生盲不識，遂懷輕抑，增長惡緣，由昔不知，乃生倒想。今得啟悟，對境思愆，已作惡除，當過不起。但于此方懺謝，罪盡可除；厭此欣西，豈亡怨結？通曰：將尋至道，要絕苦原。息苦之因，無過斷惡。造愆之境，實在娑婆，積此怨嫌，已成愛結。今日審察倒想所纏，若欲具了，眾生體唯佛性，相即普親。諸佛大悲權應，隨形六道，跡示同凡。作此解心，人皆共委，如論起行，實驗全無，知之非難，行者難矣。只可想此法，仰歎非虛。已作之愆，特生重悔；當生過惡，誓不更為。專念佛名，及修諸行，回生淨土，如救頭然。此界沉淪，吟嗟失路。且安神極樂，果證無生，自行既成，翻歸五濁。大悲化物，等濟群機，勿停一途，不進別徑。但須運心動念，先為業對怨酬，願舍苦因，同生妙樂，彼皆領受，遂捨怨嫌。不可緣茲，乃懷疑難。

第五疑曰：方今之際，去聖時遙，下品凡愚，正合禮懺地藏菩薩，當今有緣，理可專稱，並念三寶。彌陀淨土，上行人修，第二階根，能得生念。今既時當濁惡，性欲卑微，那得輒行上人之法？上學下法，迂會稽留；下起上修，障道受苦。法根不會，豈得成功？通曰：仁者所言，非無教旨，習而未久，乃發斯疑，停想為

通，定開近修。何者？一引聖教，二辨義門。言聖教者，部類既繁，備抄難究，略陳五要，以啟創聞。一者，《大集賢護經》云：佛告賢護：我涅槃後，諸弟子等，傳此三昧，諸惡比丘不能信受，傍言魔說。又告賢護：比丘行惡時，諸國相伐時，更相譏謗時，眾生濁惡時，有四眾弟子，能傳此法，利益眾生。二者，《藥師經》云：文殊菩薩，為像法眾生請云：四眾弟子，求往生西方不定者，念藥師名，即斷疑網，臨命終時，八大菩薩示往生路。三者，《彌陀經》云：他方諸佛，共贊釋迦，能於五濁，說難信之法。六方諸佛，舒舌證誠。四者，《觀經》云：韋提希夫人，為五濁惡不善，五苦所逼眾生，請生淨土。又下輩三品，具造惡業，皆得往生也。五者，《無量壽經》云：釋迦如來，為五濁眾生說法，令離五惡、除五痛、滅五燒。又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，我以慈悲哀湣，特留此經止住百年。爾時眾生，起一念信，即生彼國。疑曰：所引經教，佛說不虛，未知方便之門、為當盡理之說？通曰：大人之言，必合真趣。向援經教，皆究竟門。所以知之，不了之教，涅槃之會釋通。淨土一門，雙林更無疑決。十方諸佛，舒舌印成。據斯二義，故非方便也。上來略引聖教，以示說因；自下粗釋義門，用祛疑停。一音演唱，各解萬殊，無不並契。地藏弘願，惡趣救生；彌陀大悲，十念濟物。不求淨土，恐落三塗。念地藏名，苦中望救。今勸專心念佛，誓往西方，大命將終，諸佛來應，既生淨國，永絕三塗，苦事不經，無勞請救也。三階宗要，約時機說，千五百年後，不修淨業，設有修者，眾行具成，即第二階，非下凡業也。今觀此意，說上行人，三輩之中，獨明上中生人也。淨土之法，定散俱通，作業淺深，同生極樂。出家清眾，在俗尊賢，屏慮幽居，恬神息亂，能修觀業，定善往生。志絕榮華，公私事外，不貪俗務，問道勤修，能具三福散因，定生彼國。家資匱乏，事務牽纏，一行能隨，亦生寶界。今生作罪，乃至闡提，大命將終，苦具來逼，忽逢善友，教念佛名，惡相既除，即生妙剎。大乘善根，下至從生無過，上至回向終心，約作業淺深，分為上輩三品。小乘之根，初從善趣，上至世第一法，分為中輩三生。大小乘根機，約過輕重，分為下輩三位。此即行道淺深，造惡重輕，俱發菩提，願生淨土，隨業多小，皆得往生。不可偏執一隅，謗疑淨業。又言今時濁惡，不合念佛願生西方者，此非博見。大《無量壽經》云：經道滅盡，佛以慈悲哀湣，特留此經止住百年。爾時眾生聞名生信，皆生彼國。義云：如來說教，

潤益有時，末法萬年，餘經悉滅，彌陀一教，利物偏增，大聖特留百歲。時經末法滿一萬年，一切諸經並從滅沒，釋迦恩重留教百年，爾時修因上生妙土，何為預判，不令願生？詳此經文，足除憂悔，勿懷管見，不達通經也。

第十二，依《攝大乘論》會釋別時義者，論云：唯由發願，即得往生安樂者，是別時意。疑曰：准依《攝論》判作別時，今教念佛，如何即往？通曰：今依《攝論》判釋別時，與淨土門一無差殊。何者？由且發願未可即生，依願念佛乃成淨業，願行前後，故說別時，非謂念佛不即生也。

第十三，會釋《法華》，經云：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疑曰：散心一稱佛，佛果未即成。一生念佛名，如何生淨國？通曰：散稱成佛道，道是因不虛。念佛生淨土，報盡生非謬。

第十四，略明作業方軌。疑曰：宗明念佛作往生因，未知心慮作何等解？念佛方軌，其狀若為？通曰：卻尋無際數劫施旋，設使修因，多虛少實，但求名利，妄計我人，廣作善緣，不為正理，沉淪惡趣，受苦無窮。聖主彌陀，流名攝化，果成為佛，十劫已經。我等愚癡，唯貪造惡，雖學佛法，現世求名，自是非他，恒生傲慢，追求衣食，日夜勞動，設有餘功，用隨惡儻。若也不逢善友，淨土豈聞？一旦無常，還歸惡道。今逢大善知識，共我有緣，教我思惟，舍諸惡行，得聞阿彌陀佛本願慈悲，十劫已來，恒流正法，我由障故，今日始聞，五內悲傷，特生恥恨，瞋起貪行癡生，但修四修，以為正業。一者長時修，首從初發心，乃至菩提，恒作淨因，終無退轉。二者若恭敬修，此復有五：一恭敬有緣聖人，謂行住坐臥不背西方，涕唾便利不向西方也。二敬有緣像教，謂造西方彌陀像變。不能廣作，但作一佛二菩薩亦得。教者，《彌陀經》等，五色袋盛，自讀教他。此之經像，安置室中，六時禮懺，華香供養，特生尊重。三者，敬有緣善知識，謂宣淨土教者，若千由旬、十由旬已來，並須敬重，親近供養。別學之者，總起敬心。與己不同，但知深敬也。若生輕慢，得罪無窮。故須總敬，即除行障。四者，敬同緣伴，謂同修業者，自雖障重獨業不成，要藉良朋方能作行，扶危救厄助力相資，同伴善

緣深相保重。五敬三寶，同體、別相，併合深敬，不能具錄。為淺行者，不果依修住持三寶者，與今淺識人作大因緣，今粗料簡。言佛寶者，謂雕檀繡綺，素質金容，鏤玉圖繒，磨石削土。此之靈像，特可尊承，暫爾觀形，罪消增福。若生少慢，長惡善亡。但想尊容，當見真佛。言法寶者，三乘教旨，法界所流，名句所詮。能生解緣，故須珍仰，以發慧基。抄寫尊經，恒安淨室，箱函盛貯，併合嚴敬。讀誦之時，身手清潔。言僧寶者，聖僧菩薩、破戒之流，等心起敬，勿生慢想。三者無間修，謂常念佛，作往生心，于一切時心恒想巧。譬若有人被他抄掠，身為下賤，備受艱辛，忽思父母，欲走歸國，行裝未辦，由在他鄉，日夜思惟，苦不堪忍，無時暫捨不念耶娘，為計既成，便歸得達，親近父母，縱任歡娛。行者亦然，往因煩惱，壞亂善心，福智珍財，並皆散失，久流生死，制不自由，恒與魔王而作僕使，驅馳六道，苦切身心。今遇善緣，忽聞彌陀慈父，不違弘願，濟拔群生，日夜驚忙，發心願往，所以精勤不倦，當念佛恩，報盡為期，心恒計念。四者無餘修，謂專求極樂，禮念彌陀，但諸餘業行不令雜起，所作之業日別須修，念佛讀經，不留餘課耳。

夫以生居像季，去聖斯遙。道預三乘，無方契悟。人天兩位，躁動不安。智博情弘，能堪久處。若也識癡行淺，恐溺幽塗，必須遠跡娑婆，棲神淨域。仰願同緣正事，敬發身心，依此一宗，定為拒割。幸勿縈心世利，牢懼非常。聲追安遠之風，奚殊電影；德過肇生之節，詎謝乾城。三空九斷之文，理幽言博；十地五修之教，義奧詞繁。功非一簣之能，業成數載之慮。豈剎那之分，念積塵沙？方宣九有之奇，心恒造境；境述二無之妙，識戀邪魔。將崇達妄之由，生期分促；待植會真之智，死路非運。未若屏慮持齋，息多聞廣業，安神慧浦，興少學之軍修。運竭穢方，涉遙邦之上苑；靈居淨國，托妙質于金台。同至道于慈顏，折疑何停；感悲音於聖德，解證無生。弘益滋繁，可略云爾。粗陳蠡酌，以簡良水。起行全功，莫能府就也。